

# 2015 年以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两个热点

## ——“中国崩溃论”和对华政策反思\*

刘 杉

**提 要** | 2015 年以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两个热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中国崩溃论”的死灰复燃;二是以美国智库为主、各界参与的对华政策的反思。实际上是“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同时受到关注,而且都伴有著名学者和政策智囊对华看法转变的助推。这种情况反映了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在研究的科学性和方法的适用性方面有待提高的现实,同时也透露出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在学术包装之外的一些特性。这两个热点的兴起可能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有重大影响,也对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有引导作用,需要我们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理性的应对。

**关键词** | 当代中国研究 中美关系 智库研究 “中国崩溃论” “中国威胁论”

**中图分类号** | D609.9

**作者信息** | 刘杉,1964 年生,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430072。

2015 年以来,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有很多发展变化值得关注。然而,无论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还是从政策影响力方面来观察,“中国崩溃论”的再次死灰复燃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反思都是最值得关注的两大热点。<sup>①</sup> 它们一个鼓噪中国必将衰败,即断定中国很难崛起;另一个则截然相反地渲染中国的崛起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可怕前景预期,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威胁论”。

这两大热点不仅反映了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同时对西方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对华战略与策略也都有重要影响。这有可能会改变很多人对中国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并直接影响相关国家、国际组织或重要政治经济人物对中国的看法,进而改变对华政策走向。2015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继

续冷战式遏制的阴影似乎挥之不去。一些相关政策的调整与这种转变也是有关系的。分析这两个热点对于认识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和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性,更好地把握其发展方向,未雨绸缪地进行有效的政策应对,都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方智库反思对华误判和重构对华认知的跟踪研究”(15BKS0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刘晓玉、胡丹菲和孙欢对本文有贡献。

<sup>①</sup>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 2015 年也有“中国外交的高潮,内政的低谷”的总结,见 David Shambaugh, 2015: China's Year of Diplomatic Highs and Domestic Lows,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5/12/27-china-2015-highs-lows-shambaugh>。

## 一、“中国崩溃论”的死灰复燃与美国对华政策反思

1. 2015 年以来,两个有内在矛盾的热点议题引人注目

虽然“中国崩溃论”在海外是一个老话题,章家敦等人近年来实际上是靠不断推出新版的“中国崩溃论”来吸引关注的。<sup>①</sup>但是 2015 年以来的这一波“中国崩溃论”来势凶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股市、汇市、楼市,乃至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都使这种论调有了着力点。西方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逆转。<sup>②</sup>

另一方面,近年来,很多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开始反思对华认知的误差及相关对华政策的失误。<sup>③</sup>到 2015 年,这种反思步入高潮。美国智库学者就美国的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中国研究界,西方学界、政界、商界和媒体都不同程度卷入。讨论的主题是:自尼克松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建立在错误理论和假设基础之上?用美国首席“知华派”学者兰普顿的话来说,与中国近几十年的接触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危险的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中美关系接近“临界点”。<sup>④</sup>中国的发展使得一些人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养虎为患。2015 年 3 月,美国外交学会题为《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击败中国。<sup>⑤</sup>中美在南海等地存在的矛盾,以及美国政府的强硬反应,也为这场讨论推波助澜。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的看法也是如此: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以及针对美国的持续网络攻击,美中安全关系较以往更加恶化,前景更为悲观。<sup>⑥</sup>

“中国崩溃论”和对华政策反思,两个具有内在矛盾的议题居然同时成为热点。美国的《国家利益》等杂志一边连篇累牍地讨论“中国崩溃论”,一边并行不悖地深入研讨面

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所在。有熟悉美国的中国学者担心,美国可能会错误地分析中美两国发展大势,在战略选择上出现冷战后继对苏联和对伊拉克战略失误后的第三次失误。<sup>⑦</sup>

2. 知名学者助推“中国崩溃论”卷土重来

这两个议题变成热点都具有某种突然性。著名学者和战略智囊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多年以来,“中国崩溃论”主要是学术圈外以华裔律师章家敦为代表的一些人的鼓噪,多数不代表严肃学者的观点。自 2015 年以来,一些学者的观点出乎意料地或明或暗向唱衰中国的方向转变。特别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看好中国发展或“中国模式”的学者,他们的观点可以用“突变”一词来形容。不管这些学者在论证过程中学理的深浅程度如

<sup>①</sup> 章家敦是预测“中国崩溃”最有名的人物。近年来,他不断预测“中国崩溃”,见 G. Chang, Will 2016 Bring the Collapse of China's Economy?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2016-bring-the-collapse-chinas-economy-14753>。

<sup>②</sup> Enda Curran, Googling China's Economy Show Shifting Sentimen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2-20/googling-china-s-economy-shows-shifting-sentiment>。

<sup>③</sup> 谷棣、谢戎彬主编《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华文出版社 2015 年。

<sup>④</sup> 纠结、误读与临界点:美国对华战略的认识与调整,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6/c\\_128357540.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6/c_128357540.htm)。

<sup>⑤</sup> R. Blackwill & A. Tellis, *Revising U. 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72, March 2015.

<sup>⑥</sup> 2015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www.uscc.gov>。

<sup>⑦</sup> 例如,袁鹏《误判大势或致美再犯战略错误》,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2/8600367.html>。

何,他们所撬动起来的社会思潮和心理都是相当大的。他们由原来的温和“知华派”转变成“对华新保守派”,对西方主流民意与决策层的影响不可小觑,很可能使美国30年来对华相对友好的基本政策发生改变。

这一波“中国崩溃论”来袭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2015年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预测“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最后阶段”。<sup>①</sup>沈大伟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排名第二,<sup>②</sup>是在中国国内广受好评的《中国共产党:从萎缩到适应》一书的作者。<sup>③</sup>这篇文章的内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意,结论也牵强附会,应该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沈大伟2016年3月还出版了《中国的未来》一书,鲜红色的封面正中有一个醒目的硕大黄色问号。该书的结论部分呼应了他一年前的宣称“中国崩溃”的文章,只是没有那么武断地断定中国“即将崩溃”。<sup>④</sup>虽然沈大伟的书与文章的结论不尽一致,而且他还辩解说文章的题目是编辑起的,不是自己的本意,但他的立场的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沈大伟之外,一些专家学者观点的落差之大、立场转变之迅速,在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史上都不多见。刚在2015年出书分析“中国崛起”的南加州大学的林丹,2016年初就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中国崛起结束:依然强大但是已经乏力》的文章,引起很多评论。<sup>⑤</sup>布鲁金斯学会的葛艺豪等人也开始对中国前途极度悲观。<sup>⑥</sup>一些国际组织和智库召开专家讨论会,主题就是“中国崩溃”。这在2014年都还是很难想象的。<sup>⑦</sup>某些智库开始一本正经地探讨:如果中国崩溃,美国有什么政策选择。<sup>⑧</sup>还有一些学者或者提出自己对中国经济的负面看法,或者批驳看好中国经济的观点。<sup>⑨</sup>把中国与苏联东欧崩溃前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的书也重新受到关注。<sup>⑩</sup>

### 3. 焦虑与失望下反思对华政策

最近几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崛起越来越焦虑,中国的发展使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界与学界都有很强的失落感,认为当初对华的政策选择,包括允许对华投资和技术转移,使今天的美国必须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实际上是养虎为患。

在对华政策反思方面同样有重量级智库学者的推波助澜。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起过良性作用的白邦瑞出版了《百年马拉松》一书,对自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进行自责。该书宣称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是美国历史上最系统性的、最危险的,也是最重大的情报失误,认为中国的战略欺骗

① D. Shambaugh,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② 《外交学院美国“知华派”专家评估项目组发布排名报告》,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116/c1002-26395604.html>.

③ (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从萎缩到适应》,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④ D. Shambaugh, *China's Future*, Malden, MA: Polity, 2016.

⑤ D. Lynch, The End of China's Rise: Still Powerful But Less Poten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6-01-11/end-chinas-rise>.

⑥ A. Kroeber, Should We Worry About China's Economy?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6/02/09-worry-about-chinese-economy-kroeber>.

⑦ 例如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组织中国研究专家进行讨论: Is China's Collapse Really Inevitable? [https://www.asiapacific.ca/blog/chinas-collapse-really-inevitable?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other&utm\\_campaign=notifications.auto.6YDa95JGEeWE7RK-AWCOaQ](https://www.asiapacific.ca/blog/chinas-collapse-really-inevitable?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other&utm_campaign=notifications.auto.6YDa95JGEeWE7RK-AWCOaQ).

⑧ P. Mattis: 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omsday-preparing-chinas-collapse-12343>.

⑨ Kellee S. Tsa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Capitalism and Shadow Banking in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51, No. 1, 2015, pp. 55-97.

⑩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56, No. 3-4, 2015, pp. 303-305.

蒙蔽了美国。<sup>①</sup> 2012年总统竞选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龙·弗里德伯格撰文,认为美国面临着中国的挑战,其严重性大大高于当前来自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和伊斯兰国(ISIS)的挑战。2016年总统大选应该“主攻”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sup>②</sup> 中美在网络安全和南海问题方面的核心矛盾也使这一反思有了现实的着力点。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和卡耐基基金会的研究断言美国对于中国崛起应对失当,认为不应该把政策目标放在使中国融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中,而应该更多地遏制中国的发展,建立以对抗为主、合作为辅的中美关系。<sup>③</sup>

对华政策的反思体现了一种从理论和政策方面对中国发展的深层次的失望。因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自由化”;中国似乎还在挑战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模式对西方几百年发展史所形成的政治文明共识也似乎构成了严峻的挑战。<sup>④</sup> 在中国崛起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对华认知在改变,其对华政策回顾和反思的目的是重构对华政策,应对中国可能的挑战。

## 二、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深陷理论准备不足的困境

从社会科学发展和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特性来看,这两大热点也凸显了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对中国发展理论准备的不足,暴露出中国研究,乃至社会科学本身本身的科学性与适用性问题。

### 1. 现代社会科学本身的科学性不足

2014年,西方社会的很多人还在讨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2015年“中国崩溃论”却在学者出乎意料地参与下甚嚣尘上。如果把视野放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是一直变化的。2005年中国和平崛起论出现之后,国际社会担心“强大的中国对国际社会将形成威胁”,现在则变成“衰落的中

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对中国的认识十年间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对中国发展前景的看法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突变,是由一些学术界领军学者助推的。这使得中国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科学性问题受到质疑。以风头最健的沈大为为例,虽然其影响力在158位美国知华派学者中高居第二,但他有关“中国崩溃”的论据与华裔律师章家敦2001年提出的看法没有太多本质上的差异,都是把一些现象牵强附会地解释成中国经济失败会导致政治崩溃。<sup>⑤</sup> 他的新“中国崩溃论”从学理上看也的确十分肤浅,甚至缺乏必要的逻辑。从沈大为本人的学术研究来看,他在几年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从萎缩到适应》一书就否定了“中国崩溃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两种对立观点之间左摇右摆。

从现代社会科学某一学科的角度对中国进行的考察,往往不能很好地陈述或分析问题的内在特性。<sup>⑥</sup> 因此,当代中国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研究领域,也是各类理论和研究方法接受测试和检验的地方。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包括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经

<sup>①</sup> M.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2015.

<sup>②</sup> A. Friedberg, *The Sleeper Issue of 2016 Is China*,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5/2016-elections-beijing-117831-full.html#.VVIDCfVhBd>.

<sup>③</sup> R. Blackwill & A. Tellis, *Revising U. 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Vol. 72, 2015.

<sup>④</sup>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lleng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1, 2015, pp. 156-170.

<sup>⑤</sup>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sup>⑥</sup> 多学科分析的中国研究成果很多,例如, H. Hung,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济学,还不是成熟的科学,更缺乏对中国发展的理论准备。例如,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与国家民主化关系的假定,即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中产阶级的壮大,会导致对民主化的要求,引导中国这一类的国家实现西方式的政治体制。自198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各方面认可的理论或假设基础上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帮助中国开放,试图引导中国逐渐走上某种形式的参与政体,建成公民社会。这种对华政策的理论基础现在似乎已经被中国发展的现实证明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sup>①</sup>

## 2. 基于西方历史和社会的理论和方法适应不良

西方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包括有关“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西方自身多元化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型、立场和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经验,并不一定都适合于对中国的观察与分析。例如,90年代流行的第一波“中国崩溃论”的论据是中国政府执政缺乏合法性。合法性对于西方学者或者接受西方正规文科教育的学者来说是关键性的政治稳定要素。但是,中国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基础,没有西式的选举并不一定会使政权缺乏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从与“中国崩溃论”相关的理论来看,西方学界研究国家崩溃的理论概括,特别是那些对苏联东欧国家崩溃的分析,如国家财政问题、内部精英冲突、民众反叛等情况,以及上面提到的所谓合法性缺位,并不太适合于运用于对中国现状的考察和推断。<sup>②</sup>西方还流行以金融机构坏账、政府负债、经济增长率和货币贬值等因素来分析经济崩溃的征兆;以“人权”状况、社会群体事件的多寡、社会言论空间的大小或者“政治斗争”这一类指标来推测社会或政治的崩溃。实际上,这些分析或逻辑思考尽管都有道理,却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并不一定都适用于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研究。以此来推断“中国崩溃”更可能会错得离谱。从中国改革发展的政策选择来看,中国对创业、科技和创新的注重,的确有可能引领中国经济进行成功的转型。这种情况也是以自由资本主义作为研究根据的西方研究者不一定能很好理解的。

对中国当代史有基本了解的学者都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曾经面临过严峻的政治经济问题,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考验。现在鼓吹“中国崩溃论”的那些依据根本不能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困难相提并论。试问:当时各方面相对弱小的中国都没有崩溃,今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所面临的困难相对还不那么严重,怎么就能够确定中国“即将崩溃”?

## 3. 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观察”,容易受现实发展的影响

虽然很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自认为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不承认中国研究这类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主流有基本的不同之处。但是,作为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当代中国研究不是以理论构建为目标的纯学术领域,也不以理论创新著称。不同于社会科学主流对理论发展的偏重,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实质上是“中国观察”(China Watching),很多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实际上是中国观察家(China Watcher),很容易受中国实际发展情况的影响而出现极端化的看法,或在对立的观点之间迅速换位,即使是那些顶级学者也不例外,如提出“历史终结论”、近年来又对中国模式的看法摇摆不定的福山等人。这也反映了当代中国本身的复杂特性。由于中国

<sup>①</sup>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llenge*, 2015.

<sup>②</sup> Randall Collins, *Prediction in Macrosociology: The Case of the Soviet Collap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0, No. 6, 1995, pp. 1552 - 1593.

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个方面独特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发展,无论学识多么高超的外界观察者实际上只能是雾里看花,不仅局限性在所难免,而且比较缺少深度,极难对现实中国和中国发展前景进行完全符合实际的观察,更难从观察中解构出超出观察者本身社会经验的各类思维元素或要件,进而构建深入的理论性思考。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代中国研究对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实际发展的观察和描述,却常常具有很强的政策研究特性,与国家战略、外交政策、跨国公司发展等现实社会的实际过程密切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学者观点的转变,强烈影响着各国政府的政策过程,甚至决定着国家战略利益的得失。

### 三、相关研究成果和观点扫描

2015年以来,很多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是与这两个热点有关联性的。综合来看,有关的内容可以主要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

#### 1.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和对策研究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来到了一个从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各方面来看都具有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测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重视,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检验各种理论正确性、考察各路专家能力和学术功底的试金石。

在2015年以来出版的数部关于中国未来走向分析的著作中,新“中国崩溃论”的提出者沈大伟的《中国的未来》一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沈大伟在书中分析了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及国际关系,认为中国现在是“新威权主义”,正面临一个“环形路口”。对于未来的发展道路,可以有四种选择,包括新极权主义、硬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和半民主主义。他认为,继续“硬威权主义”是最容易的选择,却不是最优选择,“半民主主义”才会让中国成功转型。<sup>①</sup>

在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导者,也就是对华政策反思中最为关切的问题

方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孔诰烽(Ho-fung Hung)做了系统的回答。他的《中国繁荣:为什么中国不会统治整个世界》一书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述中国的发展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种不平衡,结论是:作为现行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受益者,中国起码在短期内不会力图取代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sup>②</sup>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金莱尔(Lyle Goldstein)则从历史发展和全球战略的角度考察中美关系。他赞同中国提出的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提出多项政策建议,认为美中应该折中和妥协,以加强合作,降低两国对抗的可能性。<sup>③</sup>

曾经担任政府重要职务的学者对中国的看法结合了对实际政策的思考。美国前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对于包括南海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困扰中美关系的多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还没有危及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双输的,而且是可以避免的。美国不应“遏制”中国崛起,而应该“影响”中国,使中国成为全球秩序的积极参与者。<sup>④</sup>

对中国未来发展和政策走向的预测是个热门话题,学者、智库研究者、大国政府的情报分析部门乃至很多基金经理人都拿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进行研究。然而,在同样材料的基础上,他们得出的结论却往往大相径庭。有的预测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有的预测

<sup>①</sup> Chapter One: Pathways to China's Future, in D. Shambaugh, 2016.

<sup>②</sup> H. Hung,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2016.

<sup>③</sup> L.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sup>④</sup> T.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中国会停滞或“崩溃”,甚至“即将崩溃”。从推进学术研究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可以有不同的结论,如何更好地预测中国的未来发展,对得出这些预测结论的方法和路径进行评估和改进才应该是关注的重点。为此,一些学者不仅综述各种有关中国未来走向的研究,对比分析乐观与悲观的观点,更着重考察这些预测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趋势分析、场景建构、行为者策略等,对之进行系统评估。<sup>①</sup>还有研究全面介绍西方所不熟知的中国国内学者专家对中国的认知及有关的政策辩论,并讨论把西方社会科学的预测学(predictioneering)用于中国研究的优势和劣势。<sup>②</sup>

## 2. 对中国现状及热点议题的解析

对中国各方面现状的解析与能力评估,以及对具体热点议题上中国意图的分析判断是另一方面的研究内容,既包括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各方面的全面性解析,<sup>③</sup>也有对某一个具体方面的分析。对于国际上十分关注的中国新常态经济,著名学者巴瑞·诺顿和蔡欣怡组织各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以多学科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以及这种体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世界其他地方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进行了比较。<sup>④</sup>

多年来一直聚焦中国经济的加州大学教授彼得·纳瓦罗采访了35位中国研究的顶级专家,把他们的观点汇集成书,并从意图、能力和战略等方面分析中国军力发展的意义,宣称中国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sup>⑤</sup>兰德公司等智库则有中美军力发展趋势的对比性研究。<sup>⑥</sup>还有一些对中国军事能力、军队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影响力的探讨,以及中美军力的比较分析,包括对中国军队的系统考察及其未来发展的预测。<sup>⑦</sup>有研究还深度解析了中国军队与政府和党的关系。<sup>⑧</sup>

与此相应的是智库和大学学者对南海和互联网安全这些中美交锋议题的讨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等智库的研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南海的意图,在美国政策圈引发热议。<sup>⑨</sup>其他西方国家对南海问题也有关注。<sup>⑩</sup>在对互联网安全的分析和讨论方面,《国际安全》期刊有数篇相关的论文;<sup>⑪</sup>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中国展望》季刊2015年第4期是有关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专刊。此外,中国科技及其对美国的影

① R. Irvine, *Forecasting China's Future: Dominance or Collapse?* London: Routledge, 2015.

② D. Lynch, *China's Futures: PRC Elites Debat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J. Chung (ed.), *Assessing China's Power*,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④ B. Naughton & K. Tsai (eds.), *State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Chinese Miracl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⑤ P. Navarro,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5.

⑥ E. Heginbotham, et. al, *The U. S. -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 - 2017*,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15.

⑦ R. Cliff, *China's Military Power: Assessing Current and Future Capabilitie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⑧ P. Saunders & A.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Security Studies, 2015.

⑨ 见国际研究中心(CSIS)有关南中国海分析网站, <http://amti.csis.org/category/south-china-sea/>.

⑩ 例如,加拿大政府资助的智库讨论会的一个议题就是南海问题,见 Chapter 18: The Making of a Fait Accompli: Clashing Maritime Claim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Brittle Might? Testing China's Success*, [https://csis.gc.ca/publctns/wrldwtch/2015/CHINA\\_2015\\_REPORT\\_ENGLISH.pdf](https://csis.gc.ca/publctns/wrldwtch/2015/CHINA_2015_REPORT_ENGLISH.pdf).

⑪ 例如,Jon R. Lindsay, The Impact of China on Cybersecurity: Fiction and Fri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3, 2014, pp. 7 - 47.

响仍是一个受重视的研究课题。<sup>①</sup> 对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同样有进展。美国著名的期刊《政治学》2015年出版了软实力专刊,其中一半左右的论文是与中国经济有关的研究。<sup>②</sup>

### 3. 与中国打交道的历史与现实分析

在这个方面,政治家和企业家由于职业的关系,可能有更多的优势。如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就根据自己在高盛、美国财政部和保尔森智库期间与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中国商业运行情况。<sup>③</sup> 在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的今天,这些现身说法对于客观认识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认识中美关系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在政治上与西方的不同,使得美国很担心中国。对于中美互动所产生的误解和误判进行历史性梳理和分析是很多人热衷的题目,既有学术圈外的研究者从学术角度进行的探讨,也有学者以故事描述的形式进行的轶事分析。美国知名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性小说《父辈的旗帜》作者詹姆斯·布雷德利从历史的角度反思美国对中国的错误预判,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即将基督教化、西方化。直到今天,美国人还是用愿望代替现实,没有看到真实的中国。<sup>④</sup>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张少书的《宿缘:美国关注中国的历史》则从个人经验的角度考察了中美交往历史。<sup>⑤</sup>

## 四、应对与思考

### 1. 客观对待西方特色的多元化观点和争论

西方国家的对华看法是多元化的。多数时候主流是唱衰中国的,但也有时唱盛,甚至义正词严地指责中国威胁。由于西方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特性,也由于中国发展所涉及的国际战略博弈、软实力较量以及各类利益纠

葛,各种观点都有存在的空间。时代在发展,对西方的负面评价,也应该有与时俱进的应对。虽然唱衰中国是一些西方人的愿望,但很多时候可能是出于某种恐惧。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承认“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这一事实。<sup>⑥</sup> 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国经济的崩溃也意味着很多西方国家经济的崩溃。由于叙利亚等国中东难民给西方国家的惨痛教训,努力促成一个政治衰败的中国也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最佳选择。

今天,中国的国力空前强大。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是保持国内稳定、健康的发展,搞好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不一定会产生负面的结果。有外国专家长年累月、有根有据地“唱衰”中国,实际上能够部分弥补中国国内批评缺席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当前中国正处在关键性的转型时期,发展瓶颈多,需要面对包括国家社会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关系方面的“修昔底德陷阱”、政府治理的“塔西佗陷阱”等各种可能或现实的陷阱。所面临的重大风险,既

<sup>①</sup> China Dream, Space Dream: China's Progress in Space Technolo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http://origin.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hina%20Dream%20Space%20Dream\\_Report.pdf](http://origin.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hina%20Dream%20Space%20Dream_Report.pdf).

<sup>②</sup> 参见 *Politics*, Vol. 35, Issue 3-4, 2015.

<sup>③</sup> H. Paulson, *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New York: Twelve, 2015.

<sup>④</sup> J. Bradley, *The China Mirage: 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Disaster in Asia*,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5.

<sup>⑤</sup> G. Chang, *Fateful Ties: A History of America's Preoccupation with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sup>⑥</sup> Obama on the World,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03/obama-doctrine-quotes-foreign-policy/424281/>.

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风险,也包括来自自然界和环境的风险。及时发现问题,有效地解决问题,可以使小问题不至于恶化成难以应对的大问题。

中国既不可能被捧杀,更不可能被骂倒。“中国崩溃论”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存在对于不断完善我国的治理体系和管理方法,避免各种可能的危机,是利大于弊的。如果过于迷信中国国情,把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完全看成是对中国发展的不必要干扰而一概排斥,有意无意地拒绝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危机发生时心理上又没有准备,就无法积极应对各种突发的危机、避开可能的陷阱。

2. 理解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特性,破除专家迷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海外学者的观点对国内学界和政策决策都有相当的影响。作为一个学习中的大国,很多有益的东西值得我们吸收或借鉴。但是,对于海外专家的观点应该有客观的分析。某些西方学者在这一波“中国崩溃论”中把自己几十年建立的学术声誉放在了一个基本不可能赢的赌盘上,不仅自贬身份,让世人看到了他们“技止此耳”的学术水平,也使他们的学术公正性成为“皇帝的新衣”。他们在观点和立场上的突变或摇摆,实际上有利于我们破除对西方相关理论的迷信,消除对某些学术权威的敬畏心结。

事实上,西方智库的研究要适合“金主”的口味,媒体必须迎合读者的观点。哗众取宠的重要性常常高于观察和结论的真实性。即使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必须符合“政治正确”的基本要求。当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把注意力盯在研究经费上,他们的研究结论只能把事实摆在第二位。西方学界、智库和媒体多年来密切合作,塑造出一个“虚幻”的中国。在这个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乃至“中国问题专家”们对中国的判断是容易偏离实际的。迎合“金主”口味的

研究用于推进西方软实力扩展还情有可原,如果用来制定对华政策,就可能会造成战略分析和战术决策的失误。认清西方中国研究的这种特性,可以避免我们过于看重这种研究的分量。

这一波学者观点的突变也可能有非学术的政治因素。当代中国研究理论性较弱,但是与政策过程的联系十分紧密。其研究成果和专家立场直接影响政策的走向。一些近来唱衰中国或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专家学者曾经是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倡导者或推动者。他们多年来的努力客观上为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作用。中美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转化,使得这些人的处境变得很微妙。在有麦卡锡主义历史的美国,媒体、公众、国会可能会质疑他们为什么纵容美国养虎遗患。20世纪50年代有关“谁失去了中国”这一历史性辩论中惨遭迫害的美国“中国通”们可能就是前车之鉴。因此,他们有求生存的挣扎,有为自己辩护的动机,并且可能会以一种不合逻辑的偏激形式进行表达。

此外,在中西文化冲突的氛围中生存的学者,往往要在政治夹缝中寻找各种发展的可能。很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与中国各方面接触过程中,对中国学界内外的炎凉世态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成为中国官本位文化的受害者。<sup>①</sup>他们立场的转变既可能是受当前中国的政治特别是反腐动态的影响,也可能与2015年美国进入总统选举季有关。由于在总统选举过程中,攻击中国是一些政客的基本立场,对华政策的宣示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不排除有学者会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极力表现,力图以不择手段的立场转变赢得政客的青睐,实现当“帝王师”的愿望。对于他们不合逻辑的立场突变,可能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甚至宽容。

退一步讲,即使是完全“价值中立”

<sup>①</sup> O. Schell, China Strikes Back!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4/10/23/china-strikes-back/>.

的严肃研究也很难真正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sup>①</sup>多年来,有深厚学术功底和超高声望的学者们一直在预言即将面临的未来。这些预言往往也引来各界的关注和敬意。然而,系统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中叶到现代,包括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近两百年来所做的预言一般都是不准确甚至是与后来的历史事实相反的。<sup>②</sup>只是当今的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有很多从业人员的职业,各种原因使得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很少摆到公众面前讨论。

### 3. 积极主动地把握中国研究的话语权

除此之外,这一波“中国崩溃论”与对华政策反思还具有西方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刚性遏制”碰壁,转向“柔性”的软实力遏制的特性,是一种“妖魔化”中国的话语载体。<sup>③</sup>中国研究已经越来越不是西方中国研究专家的专利,更不纯粹是学术研究或政策分析。很多智库报告乃至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一部分内容。近年来“中国崩溃论”的推波助澜者中,有些可能是有利益牵涉的,如企图做空人民币、牟取暴利的国际金融势力及其资助的“学术研究”,这些无疑是需要警惕的。

实际上,中国的确有很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衰败状态。世界经济整体的不景气也是很多人的共识。只不过鼓噪“中国崩溃”的声调很高,而看衰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声音不被西方主流所关注而已。把握海外中国研究话语权的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些对中

国有利的重要内容。例如,大多数唱衰中国的分析家们都没有提及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性前提,即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利大于弊的,也是必然的。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所占据的强势地位,以及对中国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渗透或影响,在国际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传播的中国声音依然亟待加强。

敌视中国的政策“反思”同样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和理性的分析,西方社会大众也很难被各种反华的杂音所迷惑。例如,在2015年末,就中国和美国是否是敌人这个很多人关注的论题,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展开了有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开辩论。传统基金会的皮特·布鲁克斯和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为正方;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为反方。激烈辩论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转变了观念,不赞同中美是敌人的看法。<sup>④</sup>类似的很多事实都证明,积极地影响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发出中国声音,可以避免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等国际组织在不完整、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上作出不利于中国的判断。当代中国的发展影响了世界利益的格局。西方世界因为利益关系也可能出现分裂。在新一波“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美国智库界普遍主张重审对华政策的今天,更多地把握当代中国研究的话语权对于中国走向世界、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是十分必要的。

(责任编辑:张静)

① Gudmund Hernes, Preface,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Knowledge Divide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0, pp. vi - vii.

② (美)菲利普·E. 泰特洛克《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季乃礼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③ 梁玉春《“中国崩溃论”: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红旗文稿》2015年第12期,第7~10页。

④ China and the U. S. are Long-term Enemies, <http://intelligencesquared.us.org/debates/past-debates/item/1403-china-and-the-u-s-are-long-term-enemies>.